

儿时的端午节

粽熟香飘佳节至。然而,自从住进城里,就很难真切地感受到端午的气息,即便闻到了粽子的香气,品到了粽子的美味,也找不回儿时过端午的深刻印象。

乡间分大小端阳,五月初五小端阳才是正宗节日,五月十五大端阳恰逢农忙,已没了过节模样。儿时的端午节,筹备从五月初四便正式开始,家家户户都要为次月初五的小端阳忙活许久。

粽子是端午的灵魂,包粽子更是过节的重头戏。母亲提前进山采回箬叶,再备好棕榈皮用来捆扎,初四一早便开工:箬叶冷水浸泡漂洗、擦干晾干,棕榈皮撕成细绳;糯米、绿豆用井水浸透,粒粒晶莹如玉。午后邻里结伴围坐包粽,完工后各家分取所需。母亲是包粽能手,又好又快,箬叶在她手中卷成漏斗,填米压实,用棕绳系活结,一拉即开,幼时只觉十分巧妙。父亲闲暇会包我们最爱的牛角粽,修长尖俏,我总要拿在手里反复把玩观赏。

大人们边包粽边闲话家常,孩童围在一旁,缠着听屈原投江的故事,递粽叶、添糯米,满心盼着粽熟。黄昏时,把满锅粽子架柴火猛煮,两小时后暮色降临,粽香已弥漫在院落山野。刚出锅的粽子清甜无添加,我们争抢牛角粽,常常贪嘴吃腻,到初五满桌鱼肉,反

巴叶里的端午

吃粽子、蒸馍、咸蛋,是我们家乡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端午食俗标配。从小如此,时至今日依旧如故。任凭时代飞速发展,这份镌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节日食谱,每到端午这一天便会端上餐桌,萦绕舌尖,温润岁月。

家乡人口中的“蒸馍”,俗话唤作“巴”,又叫“发巴”。如今想吃发巴再简单不过,超市的冷藏成品、店铺的新鲜现货随处可得,触手即食。可在童年,发巴是我端午独有的神往美味,一年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回。想要吃上一口,还得亲身参与劳作,而采摘巴叶,便是我童年雷打不动的专属差事。

端午前一日,父亲着手准备发巴食材。他从一口老旧的大肚陶坛里舀出颗粒饱满的金黄麦粒,搬出闲置了一整年的石磨,用铁钎细细打磨上下磨盘的磨齿,让钝化的齿纹重新变得锋利。随后在磨把圆孔嵌上木柄,架起石磨,下方稳稳摆好一只竹

遥望汨罗江

终于登上了老鸦尖,站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峰顶,眼前群山如海,天风浩荡。我望向西南方向,想着山那边的汨罗江。

老鸦尖是九宫山主峰。幕阜山脉横亘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,这道绵延数百里的山脊,曾是楚国的南方屏障,被当地人称为“楚国的脊梁”。我从小在九宫山下、富水湖边长大,却一直没来这里。二十多岁,终于站上了这道山脊的最高处。群峰在脚下铺展,白云从山谷升起,那些读过的楚辞忽然变得很近——不是因为文字,而是脚下的土地,或许曾是屈原行吟途经的土地。

山路很难走,从山脚往上,先是松树林,然后是灌木丛,快到山顶时只剩矮竹和乱石。我爬了很长时间,中间歇了好几回,风很大,视野越来越开阔。到顶那一刻,满身疲惫被眼前景象驱散了:湖北、湖南、江西三省的群山连成一片,云雾缭绕,宛若置身于仙境之中。山风吹起衣角,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站在了楚国的地理脊梁上。这山没变过,两千多年前也是这么高,这么陡。屈原当年是不是也登过这样的高处,独自眺望他的楚国?我不得而知,但那一刻,我觉得我懂了什么叫“登高望远”。

倒全无胃口。母亲包的粽子棱角分明、精巧耐看,味道更是绝佳。早年无冰箱,将粽子悬挂阴凉通风处十余天也不变质,母亲说诀窍便是捆扎巧用暗劲,扎得越紧越耐存入味。

初四这天村里几户人家杀猪、捕鱼,瞬间聚拢屋场乡亲。案板上新切的土猪肉、箩筐里活蹦乱跳的鲜鱼,是当日最抢手的吃食,各家称上几斤肉、提上几条鱼,满心欢喜拎回家。从傍晚起,各家一边蒸煮粽子,一边泡豆磨浆,连夜赶工打豆腐。石膏兑水化开后缓缓冲入热豆浆再倒入木桶,很快凝成嫩滑豆腐脑,再装进纱布滤水静置一晚,次日便能得到整块紧实豆腐。粽子、鲜鱼、土猪肉、豆腐、鸡蛋悉数备齐,到初五只需去自家菜地采摘青菜、豆角、冬瓜、辣椒、韭菜等新鲜时蔬,农家家常菜虽朴素简单,却也格外丰盛。

艾草、菖蒲、雄黄是端午必不可少的物件。五月初艾草长势正好,药性最佳,所以初四就要割取回家,入夜分插在大门两侧。旧时乡下都是土砖瓦房,墙身缝隙恰好能固定艾草秆。菖蒲叶片呈剑形丛生,形似两把长剑,又像两片象牙,搭配翠绿艾草悬挂门边,独有的青绿装点出端午庄重肃穆的氛围。收拾妥当,母亲便趁着夜色调配雄黄水,房前屋后、角落缝隙逐一喷洒,用来驱散

编箩盘,静待磨麦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,父亲拎来只小木凳坐下,左手抓起麦粒徐徐往磨眼添加,右手握住木柄匀速转动磨盘。细碎的面粉与浅黄的麦麸混合着簌簌落下,铺满箩盘,简朴的堂屋里,顿时飘满阳光浸润过的清甜麦香。

麦粒磨成粗面后,母亲手持细箩筛,蹲在箩盘旁边反复筛敲,分离出麦麸与精面。与此同时,父亲从橱柜一角的花瓷碗里,取出上年做发巴留存的老面头,用温水浸泡开,再掺入现磨的面粉揉成面团,盛入铝盆、盖上棉布,静置在温热的灶台边等待发酵。

端午一大早,天色微明,父亲便披衣起床,反复揉醒经过一夜充分发酵的面团,让面质愈发细腻筋道。母亲随即唤醒酣睡的我,叮嘱我赶紧去后背山采摘巴叶,马上要入锅蒸发巴了。我揉着惺忪睡眼,换上布鞋匆匆奔向后背山,一片片摘下缀着露珠的鲜嫩巴叶。

回家之后,母亲将巴叶用温水仔细洗

毒蛇毒虫。淡淡的药香四处弥漫,乡亲们借这份习俗驱邪避瘟,祈求阖家平安顺遂。

初四我还有一件重要活计——割牛草。为了初五安心过节不用放牛,必须提前备足耕牛整日的草料。父亲常跟我说:“人过节,‘长尾巴爷’也要过节,万万不能怠慢。”初夏草木繁茂,鲜嫩青草是耕牛最好的饲料,我去往山野寻长势最好的冬茅,割满一担挑回来。等到初五清晨,先把青草尽数倒进牛栏中,看着“牛大爷”悠闲进食,我才能放下心事,痛痛快快玩耍一整天。

初五这天父亲起得最早,在大门外点燃一串短鞭炮,噼里啪啦的声响震彻屋宇,裹挟着浓郁的过节气息,早早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。长辈说端午鞭炮越早燃放越好,寓意早早接纳福气祥瑞。

如今久居城中,再也没有母亲亲手为我们包粽子,当年包粽的手艺我年少时未曾上心学习,如今回想满是遗憾。我只能在记忆里回味儿时母亲包的粽子,那是地道的乡土味道,是难忘的母爱味道,清甜纯粹,余香久久不散。

身处钢筋水泥筑造的楼宇之间,旧日民俗渐渐远去,心底乡愁无处安放,城里的端午过得干涩寡淡,唯独记忆里乡间烟火氤氲、暖意满满的儿时端午,永远鲜活如初。

■吴清龙

干净,一片一片铺入蒸笼,再把父亲揉好、大小均匀的面团胚子,逐一规整地摆放在巴叶之上。

约莫半个时辰,蒸笼上汽后,发巴便彻底蒸熟。父亲掀开锅盖的刹那,醇厚的麦香裹挟着巴叶的天然草木清香扑面而来,丝丝缕缕沁入心脾。看着一个个拳头大小、蓬松喧软的发巴,父亲手指一按,发巴表面露出一个小圆坑,迅即又恢复如初。父亲说,熟了,可以吃了。我瞬间食欲大增,迫不及待伸手去抓,却被滚烫的发巴烫得连忙松手,连巴叶都没撕开。母亲见状,笑着递来一双竹筷子,我稳稳插住发巴一口咬下去,烫得我手掌不停地拍打嘴唇,但那满口的清甜,余味悠长,至今记忆犹新。

这份舌尖上的美味,能让我回味一整年,直到下一年端午来临。那拳头大小的发巴,藏着小麦本真的甘甜、巴叶纯粹的清香,藏着父亲的温慈、母亲的厚爱,更藏着一方乡土绵延不息的民俗底蕴与文化根魂。

■鲁敦喜

子里,每一声鼓点中。

从老鸦尖下山时,我想起屈原的一句话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他求索的,是国家的出路,是他人格的完成。这两件事,说起来大,做起来难。但楚国早已消亡,楚地还在;屈原早已离世,楚辞还在。有些东西,不是那么容易散的。比如这片山脉,比如这条江水,比如我们心中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年轻人要走的路还长,会碰到困难,会遭遇挫折,但只要还有“求索”二字在心里,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端午年年过,粽子年年包,龙舟年年划。当粽子出锅,龙舟出发,你会觉得,那个远去的诗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。他的爱国,他的不屈,通过习俗和记忆,一代代传递下来,化作我们抬头望向远山时,心中升起的那种向上的力。

这就是端午的意义——让我们在吃粽子的同时,想起一个人;在想起一个人的同时,想起一种精神。站在这片楚国故土上,我们不仅要记住历史,更要像山一样挺起脊梁,像水一样奔流向前。

山还是那座山,水还是那条河。站在这道楚国地理的脊梁上,我遥望山那边的汨罗江,也看清了我们年轻一代脚下的路。

洁白开在腐土之上

我一直在寻,寻找梦中那抹清绝的影子。她那般清雅,那般脱俗,究竟藏身何处?不会只在书中页间吧,在红尘,在秘境,应有她的一席之地。

众里寻她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她出现了!不在云端,不在天边,就在这幕阜山的幽深中,在通城这个世外桃源里。

那是一个暮春的清晨,幕阜山林幽深。落叶积了厚厚一层,被春雨泡得松软,腐朽的气息如一阵低沉的挽歌。泥土的微甜与山野的清冽交织,这是通城大山独有的味道。我踩着泥泞往深处走,心中惘然:这般灵秀之花,该住在怎样的地方?

然后,我看见了——在一堆枯朽的断木旁,腐叶与菌丝织成的暗色绒毯上,几株水晶兰静默地立着。那一瞬间,我心里跳出一个名字:黛玉!这便是我苦苦寻觅、宛若林黛玉一般纯净的生灵。

她白,白得剔透,像是揉碎的月光铺在了枝头,又像是一尘不染的梦。她低垂着钟形的面庞,通体晶莹剔透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成泪珠。

她像黛玉,像大观园里那个葬花的黛玉——口中念着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渠沟”。她宁肯把落花埋进土中,也不愿随浊物流淌。

凝视静思,眼前这位如“林黛玉”般的水晶兰,却偏偏从最腐烂的地方长出来。她惧怕强光直射,无法进行光合作用,依托林下微弱散射光生长,没有鲜亮的绿叶,坦然地把自己交给腐朽的落叶。它在地下蛰伏三百多天,依靠腐殖质汲取养分,破土后仅有四十天的生长期用来开花绽放。

这不比葬花更难?这是何等 的定力!不逃,不避,不与污浊同流,只从那最脏最烂的泥里,开出自己的一身洁骨。

我想起屈子的诗句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千年前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,用楚辞的芬芳标举高洁。若他见了这通城山中的精灵,定会明白:真正的清白,不是远离污浊,而是从污浊中起身,却不染一丝浊气。

我蹲下来,不敢惊扰她。她就那样立着,像黛玉独坐潇湘馆,对着窗外的修竹幽幽叹息。只是这一次,她不再流泪了——因为她自己,就是从泪里长出来的,从腐朽里长出来的,从最深的孤独里长出来的。

那低垂的花朵,像一盏盏倒悬的灯,洁净素雅的身姿,点亮了整个幽暗的谷地。

原来,我寻觅的不是纸页里的林黛玉,而是这世间活生生的精魂。她在幕阜山深处,做腐土上最骄傲的叛逆者。

“乱云堆里结茅庐,已共红尘渐疏离。莫问野人生计事,窗前流水枕前书。”她不是隐士,却比隐士更孤绝——隐士尚有一间茅庐、一窗流水、一枕诗书。她什么都没有。难怪她罕见。不是天地吝啬,是这世间,肯在腐朽里独自洁着的事物,本就太少。

以腐朽孕育圣洁,借枯败延续生命。